

第七回 老夫人虛聯姻契 小秀才實害相思

何物最鍾情？佳人與才子。

千古有情人，盡解相思苦。

且說雪婆自江家別後，明日即到吳衙。見了夫人，笑容可掬，口稱：「賀喜！賀喜！」夫人道：「老婆子，你且說何喜可賀？」雪婆道：「夫人老爺止生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今適有一位與小姐一般如花似玉的狀元小官人來求婚，分明是夫人又生了一位狀元小官人了。有些非常之喜，難道婆子敢不賀麼？」夫人笑道：「這婆子又來痴了。我家小姐有許多王孫公子來求親，老爺都未允他。難道許多大媒都辭了他，偏聽你這婆子的話？就敢如此誇談。」婆子道：「夫人，我這婆子雖不像樣，說話倒也中聽哩。老爺若不揀女婿也罷了，若揀女婿，祇恐倒不聽那頭戴四角的冠冕媒人，祇喜歡我這裙布班毛的老婆子哩！」夫人道：「你且說是那一家。」婆子道：「夫人若揀門樓，就是正宮、皇后，小姐也做得過，祇恐夫人又嫌嫁得遠了。若安近地，祇在蘇州府七縣一州，少甚麼第一等的閨老人家般你？但是小官人沒有十全的相貌才學中得老爺夫人意的。若祇揀對頭好，就是許多仕宦人家，十全才貌，少年進學，後來穩中魁元，也不多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這婆子好誇口！我家老爺說，小姐年十五歲，小官人也要十五歲的，大也祇好大一歲，或者小一歲的，方纔使得。祇要相貌與小姐配得來，也不論進學不進學。若是小姐命好，自然做得夫人，如今那裏看得出？雪婆你既說十全的相貌，可是十幾歲了？」雪婆道：「祇長小姐一歲，與小姐同拜的時節一樣長短。一對好夫妻哩！」夫人道：「方纔說起，怎就說同拜起來？」雪婆改口道：「我想，這頭姻親大分有成，自然有同拜之日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雪婆，你慣做媒人，今番不像。為何不見你說三代腳色，居住那裏？連姓名也沒有，祇管說虛空話兒。是甚緣故？」雪婆道：「夫人，老身因為夫人喜歡的是大來頭；如今這家三代讀書，止有小小的紗帽，所以不敢就說。但這小官人確是舉世無兩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知道我家擇婿，所以祇說小官人才貌十分，還恐終是媒人常談。」雪婆道：「夫人若不信，當面相一相就是了。」柳婆在旁聽了半晌，插嘴道：「雪娘娘，你且說了姓名居址，若是紗帽人家，老爺回來自然認得。」雪婆不慌不忙、從從容容的說將出來道：「姓江，祖籍徽州府，今住蘇州已有十代了。那老相公號叫江啟源，老娘娘是陸吏部的小姐。止生得一位小官人，名喚江潮，表字信生。真正是面如冠玉，膚似凝脂，說不盡他眉目清瑩，道不出他儀容俊秀。夫人，你家小姐若不是這位小官人也配不來。」夫人歡喜起來，道：「是了，我家老爺曾說，看送秀才，止有一個第十一名進學的，十分美麗，名喚江潮。老爺不勝欣羨。想就是他了。老爺曾覓他卷子看了，將文字也抄了回來。我見他十分有意。如今若果是此子，老爺自然允從。」雪婆聞言，歡喜道：「此乃是老身之幸了。」

正說間，見小姐走出中堂，含著笑容。雪婆向前施禮，小姐微笑，不敢開口，夫人就留雪婆中堂酒飯，比了平日，多了幾品嘍飯。夫人自己與他同坐，小姐自進繡房去了。雪婆開懷暢飲，夫人命非霧取大犀杯斟與婆子，婆子連飲三四觥，竟爛醉了，向夫人道：「夫人，你就是我的重生父母了。我如今借花獻佛，就夫人的酒，敬夫人一杯。」自去斟了一大觥，福了十數福，敬與夫人。夫人道：「我是不會吃的，不消你勸。」雪婆道：「夫人不喜飲寂寞酒，老身幼時學得幾支曲兒，如今還記得在此，待我唱來，與夫人侑酒。」原來雪婆年少時，是一個半開門的窠婦，歌舞都是會的，祇是老了，身體很僵，聲音還好，三杯落肚，老興頗高，走出坐位來，一頭舞，一頭唱，真是好笑。唱道：鎮日蜂狂蝶鬧。恨飛花無主，一任飄飄。薄情偏是恁豐標，負心到此真難料。期他不至，香肌暗消。芳魂隨夢，天涯路遙。何時說與伊知道。強笑人前堪丑。想冤家此際，何處閑游。東風無意送春愁。楚腰應是添消瘦。庸人俗子，推他反留。風流短命，思他不休。楚襄不上巫山岫。

當日殷殷相許，對蒼蒼設誓，字字無虛。雙鴛比翼效於飛，花枝偃傍成連理，誰願一去，春歸不歸。傷心歷載，佳期負期。鏡中枉自傾城美。

雪婆唱時，這些丫鬟婦人個個笑得嘴歪。那婆子一口氣唱了《皂羅袍》，一交跌在地上，口裏喃喃的要到小姐房中去。眾丫鬟就扶他進去，拖的拖，拽的拽，扛進了小姐外房藤榻上睡了。

小姐命曉煙扇了香茶，與他吃了兩觥。漸漸蘇醒，夜膳也不要吃，直睡到明朝紅日三竿。起來見了夫人，謝道：「昨日多承夫人厚意。老婦人因說親合局，酒落快腸，吃得大醉，祇恐言語之間搪突夫人，幸夫人恕罪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少頃，擺上早膳，雪婆酒也不要，連啜了六七碗茶，淘得一碗飯，向夫人道：「老身特為作伐而來。這江小相公，老爺也是慕他的，今既蒙夫人金諾，老婦人不識進退，今日正是黃道吉日，求夫人就寫小姐庚庚，老婦人請了去罷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怎麼使得？就是老爺在家，也還要另選一日方好請小姐庚帖去。怎麼說得忒容易了？」雪婆道：「惶愧！惶愧！是老身不是了，望夫人海涵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那個罪你？你今日去回復江宅，說這親事吳老爺大分允從，祇是如今京中去了，停日回來方好出庚帖。女婿既好，財禮是再不計論的。祇是這句話復他便是。」雪婆唯唯應命。臨起身時又到小姐房中去謝別，又附著小姐的耳朵說了兩句知心的話，然後出門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玉人原要仗冰人，若沒冰人兩不親。

祇為雪婆塵世少，至今春塚怨三春。

且說陸氏吩咐雪婆往吳衙去求親，心中憂慮，恐兒子成疾。黃昏江啟源赴宴回家，將這段情由一一向他說了。江啟源道：「前日我們兩個同去決然不致如此！如今也既往不咎了。諒我家孩兒小小年紀，身材還像十三四歲的模樣，曉得甚的風情！祇為燒香見吳家的小姐，有人牽引投機，故此有些牽掛。料然不到害相思的地位。如今去求親，吳涵老不過要揀女婿，若見我家孩兒一表人材，早年進學，自然允從。然常言道『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』，設或不允，豈少名門淑女，對得我孩兒過的速配與他，難道一定要吳小姐的？院君何必憂悶！」陸氏聞言，深以為是。誰知江潮在間壁竊聽，聽得說「吳家不允，另擇名門」幾個字，心中愈增憂慮，一夜睡得不穩。天明便要走到雪婆家，諒他必然未回，祇得在書館中納悶。誰知一班同進學的小朋友，聞得江潮有病，絡繹不絕的來問候，江潮心裏厭煩，又不好回他，祇得勉強應接。有一個姓姬，名賢，字仲親，年方十七，容貌妍美，文章流利，祇是為人不十分端重。見江潮有恙，苦苦勸他出外閑游，又要拉了眾朋友，各出分金二兩，請一個有名的妓女，叫一隻大游船在虎丘游玩遣病。江潮再三不允，他竟不聽，自去拉朋友了。

明早飯後，江潮正要私到雪婆家去，在門首一望，祇見雪婆來了。江潮倒吃一驚。你道江潮為何著驚起來？他一來想憶太過，驟見祇覺悚惶；二來恐親事不允，喜懼之心一時交並，故爾吃驚。雪婆近前，叫聲「小相公」，道了萬福。江潮回轉身來，問道：「雪娘娘，此事如何了？」雪婆道：「全是老身說得在行，夫人已允，祇是吳老爺往北京去了，一待他回家，便出庚帖行禮。小相公，你早則喜也！」江潮一聞此言，心中甚喜；又恐吳老爺未能既歸，卻又樂極生憂起來。此乃江生自己心事，說不出口之事。

且說雪婆，走進後堂，正值江啟源與陸氏夫妻兩個唧唧咕咕的說話。見了雪婆，大家立起身來，雪婆見禮而坐。茶罷，陸氏問道：「煩你到吳衙說的親事，他們允否？」雪婆道：「起先甚是難開口，後來憑老身的舌鋒說去，夫人甚是歡喜，也允從了；祇是吳老爺京中去了，待他回來，方好去請庚帖到府上來。吳老夫人又說，送秀才這一日，吳老爺曾見過小相公來，說道祇有他人物齊整，又去訪問了小相公的名字，曉得縣考取第十一，提學取十一名進學，文章又好，日後必有大望。吳老爺正羨慕得緊，十分留意的。」江潮當下聽說，甚是喜歡，江老夫妻也甚快然。即擺上茶點留婆子吃了。陸氏又送他帕子兩方，銀簪一對。婆子一力擔當，說道：「這媒人是我要獨做的，若江相公又遣出別人來，又覺不妙了。」

陸氏直送雪婆到大門口，叮囑他道：「雪娘娘，你是常到吳衙去的，可再三攛掇攛掇，吳老爺雖不在家，不要冷落了事頭，隔三五日到我家來一次，不怠慢你的。」雪婆道：「娘娘言重。老身時常到吳衙，自然說的，隔數日就來回復。吳老爺一歸家，即請小姐庚帖來也。」雪婆走至巷口，誰知江生已先在巷口等雪婆出來，隨在他背後，到人靜處扯他說話。雪婆道：「小相公，你隨我來的麼？我卻不看見。」江信生道：「全賴婆婆致意小姐。我為了小姐廢寢忘食，今雖有望，祇恐吳老爺不能即歸，其中又生他變，如何是好？」雪婆道：「小相公不必生疑，凡事有我在，必無他變。吳老爺一歸，你洞房有日了。」江潮歡喜，袖裏取出金扇一柄，上有琥珀墜一枚，送與雪婆，雪婆袖了，說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我自然出力，何必許多厚賜。」江潮道：「後日就來。」再三叮囑而別。正是：

牛女多情怨亦多，相思無奈隔銀河。

莫言七夕能相會，祇恐秋風又起波。